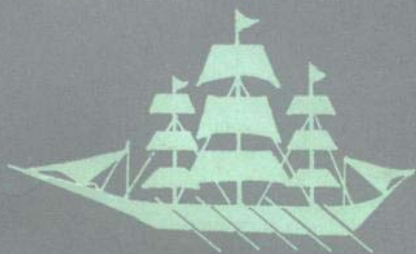


# 猎犬星座

〔苏〕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李济生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 猎犬星座

[苏]K·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李 济 生 译

吉林人民出版社

2004/34

## 猎 犬 星 座

〔苏〕K·帕乌斯托夫斯基 著

李 济 生 译

\*

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浑江市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32开本 15.375印张 356,000字

1986年11月第1版 1986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950册

统一书号：10091·1078 定价：2.95元

## 目 录

|                 |     |
|-----------------|-----|
| 北方的故事·····      | 1   |
| 春汛·····         | 128 |
| 塔拉斯·谢甫琴科·····   | 160 |
| 伊萨克·列维坦·····    | 229 |
| 猎犬星座·····       | 257 |
| 查理·伦瑟维的命运·····  | 291 |
| 奥列斯特·基普林斯基····· | 352 |
| 湖滨防线·····       | 397 |
| 梅肖尔地区·····      | 447 |

# 北方的故事

## 第一部

波的尼亚海湾业已封冻。参天的松树在严寒中哗剥作响。冷风从冰面上不断刮来一团团干雪。夜晚，海湾宛若黑色的玻璃，阴森森地发着闪光，反射出夜空的点点寒星。

堪察加兵团的军官们正在噼啪作响的壁炉前烤火，回忆着叶甫根尼·巴拉丁斯基<sup>①</sup>的诗句：“酷寒冻结了波的尼亚湾的海水。”很多人还记得巴拉丁斯基。他们有时还谈及这位沉默寡言的诗人和他在居麦里要塞步兵团服役时的受苦情景，并且很羡慕他那当之无愧的声誉。

当时，堪察加兵团正在亚兰群岛，驻扎在马里耶加姆小镇里。

很早以来亚兰群岛就被认为是航海帆船的原产地。这块北方小列岛的荒滩，远离动荡不安的都城，许多著名的造船师就住

---

<sup>①</sup> 巴拉丁斯基（1800—1844年），普希金派的俄罗斯诗人，写过出色的诗篇《两个命运》，《真理》，及长诗《爱达》等。十二月党人运动失败后，表现了悲观、绝望情绪，对现实采取哲学式的静观态度。——译者

在这里。他们严格地保持着自己的技艺，并一代代地传给长子。他们冷静地含着烟斗，注视着第一批“火船”<sup>①</sup>上冒起的青烟，望着缕缕黑烟污染着这辽阔洁净的海面：“反正蒸气总斗不过海洋。”

每年秋天，那些高高的两桅帆商船、三桅快船、平底货船、轻便小帆船都驶回岛上进行修理，它们来自加勒比海、来自利凡得和苏格兰，来自世界各个角落。这些船都是瑞典的商船船长——一些沉默寡言而又十分诚实的人驾驶的。

冬天，这些航海帆船被冻结在那里，船身满是积雪。堪察加兵团的军官们常从酒宴中那烟酒浊气熏人的房子里跑出来透风，便看见眼前这些黑黑的船架和挂在冻结缆索上的昏暗发黄的盏盏提灯，听见阵阵寒风在粗大的横桁中发出呼啸声。

人们对这些帆船，犹如对那些房屋、街上的树木和涂着一道道条纹的哨兵岗亭一样，很快就习以为常，不再注意它们了。只有在那雪霁放晴的日子里，当那万里冰封的海湾上空升起一轮白色的太阳，马里耶加姆的军官、士兵和居民们望着一艘艘覆盖着冰霜的帆船，被亮晃晃的闪光刺得眯缝着双眼，这时，他们才对这一片美丽的冬景惊叹不已！

似乎有一位鬚发蓬松的严冬老人在船上安了家。一团团积雪从缆索上飞扑而下，沙沙有声地散落在甲板上。一条条冰溜儿闪着寒光，玎玲作响。一朵朵易碎的冰花盛开在舷窗上。一缕缕浓浓的炊烟从船厨间飘散开来，弥漫在缆索之间，经久不散，直到日落，宛若那夜战的硝烟，呈涂红色，然后才慢慢地变成漆黑一片。

---

① 轮船的最初名称，原文为来自希腊语的古语。——译者

那是黑暗而又动荡不安的时代。1826年正月末。不久前从彼得堡传来十二月党人起义并在塞纳广场战斗的消息。

堪察加兵团团长基谢廖夫曾是一个狂妄的骠骑兵和酒鬼，因跟人决斗和诈骗性的赌牌而被调到步兵团来的。他下令在群岛上加岗放哨。军官们认为这一措施纯属多余，并对此加以嘲笑，但谁都不敢起来反对他。

基谢廖夫是一个多疑而自负的人，决不容忍别人的任性行为。他参加过反拿破仑大战，不但从未负伤，就连马刀都未碰过他一下。“打我的子弹还没造好呢！”他夸口道。

人们传说，他于1814年在巴黎学习结业之后的某一天，在一家巴黎小酒馆喝酒。进来五个法国人，他们要了五个空酒杯和一瓶香槟。基谢廖夫立即吩咐堂倌给他送来一个酒杯和五瓶香槟。他一口气喝干了这五瓶酒，便在醉汉们的一片掌声中稳稳当当地走出小酒馆。

堪察加兵团的军官们为基谢廖夫编了一首讽刺诗：

战场对胆小鬼危险不多，  
他常在那呢面儿牌桌旁，  
轻而易举地战胜敌人，  
用战斗荣誉换杯糖酒喝。

兵团副官是一个口吃的德国人，这是一个具有坚定的生活准则而又墨守陈规的公务员，也是一个音乐爱好者，名叫梅尔克。

梅尔克常常迫使兵团乐队在酷寒天气里站在操练场上一连演奏几个小时。吹奏人的嘴唇让冰冷的铜管冻裂而鲜血直淌。

唾沫冻结在小号上。一股股白色的寒烟在鸣响着的长号上弥漫。

乐队奏完兵团进行曲，静了下来。梅尔克身披军大衣走上台阶，结结巴巴地叫道：

“我听见了靴子响！老弟们，演奏得糟透啦！再奏一遍进行曲，一直奏到听不见任何杂音为止。”

士兵们冻僵了，但仍在演奏。他们十分轻声地倒换着双脚，以便梅尔克听不见靴子的响声，可是这个结巴嗑子的听觉非常灵敏，未能瞒过他。乐队队员们的脚几乎全都冻坏了。

梅尔克自认为是一个公正老实的人。团里的人都不喜欢他，但又怕他。他常对军官们说：“您连吃鱼都显得那么不体面——这简直是耻辱！”，“中尉，您终究该改掉在桌下抖脚的毛病啦！”

不久前，芬兰被征服了。俄国军队沿着冻冰的波的尼亚湾向瑞典海岸进军曾闻名于世，大家记忆犹新。甚至前不久战败法国人的伟大胜利比起这次进军的光荣业绩都显得十分逊色。

在芬兰驻防服役被认为是极其艰苦的差事，因为在此服役必须生活在严峻而沉默寡言的人们中间。尤其是在亚兰群岛的堪察加兵团服役则更加艰难。夏天，还有船只从彼得堡和赫尔辛基开到岛上来，而冬天，在那严寒刺骨的冰面上只有一条道路通向海岸。可是，仅有沿岸的海湾才经常结冰，那时，无论是乘船或骑马都无法抵达岛上。

被发配到堪察加兵团来的都是些犯错误的军官，其中有一名准尉别斯图热夫就是刚从士兵提升上来的。

别斯图热夫走在彼得堡的大街上，头上戴着一顶毛皮便帽，而不是军帽，正好碰上了米哈伊尔·巴甫洛维奇公爵。那是一



个寒冷的傍晚，刮着大风。别斯图热夫在鲍罗金诺战役中太阳穴受伤后，常患偏头疼症，故而戴上皮帽，以免头部着凉。这位大公爵摘下别斯图热夫头上的皮帽就要往地上扔。别斯图热夫一把夺过公爵手中的帽子，将它戴在头上，便扬长而去，对身后传来“站住”的严厉命令不予理睬，甚至连头也不回。

审讯时别斯图热夫说：

“我对自己的荣誉比对沙皇的誓言看得还重。”

他的这句话被报告给沙皇亚历山大。于是，立即下达了一道命令，将别斯图热夫贬为士兵，发配到堪察加苦役兵团。

列兵谢苗·吉洪诺夫在埃拉斯格龙德灯塔旁站岗。这座低矮的石砌灯塔就建在马里耶加姆对面的小岛上。到岗哨来必须经过一条窄窄的海峡。

灯塔里仅有一名看守常驻——这是一个又老又聋的瑞典人，过去曾是帆船船长。他整天都在气呼呼地嘟囔着，用他那一口干巴巴的黄牙咀嚼着，斜眼打量着那个常来岗亭烤手的士兵，他头戴一顶长耳风帽，满身是霜，一双大手冻得通红。

“你别骂，老大爷！”吉洪诺夫用他那被冻得嘶哑的声音叫道。“就象是我多愿到这儿来转悠，放冷气进来似的！这是为沙皇来服役，老大爷，可不是来住闲，而是服苦役，懂吗？”

老大爷没吱声。吉洪诺夫在火炉旁蹲了下来。他那件冻得象木头似的军大衣碰在地上咔嚓直响。

“唉，倒霉啊，太倒霉啦！”吉洪诺夫伤心地说，用靴子擦去从大衣上流在洁净的砖地上的一汪水。

瑞典老人不住地点头。

“那么说，你懂啦？”吉洪诺夫问道。“怎么会不懂呢？我们都是些普通老百姓，从小就知道干活儿。你守卫，我站岗。可

是，我为啥要站岗呢？这个嘛，只有老天爷知道，还有那位基谢廖夫团长大人知道啊！”

“啊，啊，啊！”瑞典人说。

“这可真是‘啊…啊…啊’呢！”吉洪诺夫生气地回答说。

“我们的团长基谢廖夫凶狠极啦。全团就有一个真正的好人——别斯图热夫准尉，他是我的半连连长，也就是你的房客呀！”

别斯图热夫在马里耶加姆向这位灯塔看守人租了一个房间。老头子整天都是在灯塔里过的，只有到礼拜天才回马里耶加姆去。老头儿的老伴——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太和她的女儿安娜照料着别斯图热夫，安娜是一个黑发、腼腆的姑娘，滑起雪来就象男孩子一样。

安娜前不久才在斯德哥尔摩的一所中学毕业，这会儿和父母住在一起，帮母亲干干活，她每天晚上都看书，一直看到深夜。

“别斯图热夫……”老人含糊不清地说道，咧嘴一笑，还拍了拍吉洪诺夫背上那胀鼓鼓的军大衣。“啊，啊，啊！别斯图热夫！”

“对，老大爷，”吉洪诺夫得意地用他那粗糙的手掌擦了擦脸，说道：“我们的半连连长，没的说——是个大大的好人！”

吉洪诺夫抽完了他那辛辣的叶子烟，从岗棚里走了出去。他“砰”地一声关上了黑色的橡木门，亮晃晃的白雪刺得他眯缝起两眼，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

“真是麻烦事啊！可千万别出乱子，老天保佑！”

灯光晦暗的岗棚外是昏沉沉的正月之夜。灯塔上没有亮光，冬天并不需要。

吉洪诺夫肩上扛着枪，在沿岸巡逻，他不时地停下来，站

着打个盹儿。

海湾中时儿传来冻裂的冰响，忧郁的轰鸣声传至海岸，经久不散。吉洪诺夫不断地摇晃着脑袋，想以此驱散睡意，他有些害怕，嘶哑地叫嚷着：

“喂，听着啦！”

他之所以叫喊是出于习惯。附近并无哨兵，没有一个人回答他。只有那个在岗棚的瑞典老人每每听到他的喊声，就缓缓地站起身来，拨一拨炉中的柴禾，然后又回到桌边，继续读他那本厚厚的发黄了的圣经。

“喂，听着啦！”吉洪诺夫拉长声音喊道。

风儿静了下来，似乎在倾听。冰层发出断裂声，积雪打在岗棚的石墙上沙沙作响，在巡逻兵的脚下发出一阵阵咯吱声。这位士兵不断地在咳嗽，啐着吐沫。风儿早就听厌了这些声音，它停了停，又重新刮了起来，将冰面上的积雪刮向岸边，垒成一条长长的雪堆带。

吉洪诺夫叫得厌烦了，他静了下来。风儿也静了下来。在这一片沉寂中，巡逻兵听见从远处的冰面上传来一阵沉闷而缓慢的敲击声。他整了整那把双锋剑，留神细听起来。

响声越来越近。巡逻兵在一堆石头后面小心地卧倒。这声音已十分清晰了，象是有人穿着一双沉重的铁掌靴子在冰上行走。

士兵匆匆地划了一个十字，把枪放在石头上，在黑暗中向传来脚步声的方向描准。冰面上出现了一个黑点，它慢慢地向岸边移动着。

“站住！干什么的？”吉洪诺夫低声叫道。

可是，没有人回答。吉洪诺夫仔细一瞧，他看见了两个人。他们象聋子一样默默地、不停地走了过来。

“站住！”吉洪诺夫又叫了一声，想要开枪。可是，走在前面的那个人碰到了岸边的石头，摔倒了。

另一个扶住倒地人的肩，想把他扶起来，让他坐好，然而那人象死了似的又重重地倒在冰面上。

吉洪诺夫持枪在手，小心翼翼地向摔倒的人走了过去。

“你们是什么人？”他厉声问道。“照直回答，不许隐瞒。”

“等等吧，老总，”从黑暗中听到一声疲惫不堪的答话。“帮帮忙，把他抬到屋里去，他已经失去知觉啦。”

吉洪诺夫抓住晕厥者的肩，却又急忙将手缩了回来：在那人的斗篷下他摸到了一块硬硬的军官肩章。

“是军官？”他低声问道。

“是的。”

“那你是谁？”

“我是水兵。”

“上面有命令，”吉洪诺夫轻声说，“一切来人都得拘捕，不管他是什么军衔，还要送交基谢廖夫团长大人。你们是打哪儿来的？有什么事？”

“人都快冻死啦！”水兵绝望地说。“看在主耶稣的份上，帮我将他抬进屋去，要审问还来得及的。”

吉洪诺夫不吭声了。他和水兵一起将军官抬了起来，送进岗棚。

瑞典老人站起身来，合上了圣经，默默地望着他俩将军官放到炉子旁边的砖地上。然后他不慌不忙地从小壁橱里拿出一瓶伏特加酒，倒进一只蓝玻璃杯中，气呼呼、嘟嘟囔囔地抬起军官的头，将伏特加灌进他的嘴里。酒洒在他那件肮脏的军服上。

军官深深地吁了一口气，睁开两眼，他一看见吉洪诺夫便

突然坐了起来。

“当兵的？”他问，一只手抓住胸部。“我们这是到那儿来了，老总？”

“这是亚兰群岛，大人，”吉洪诺夫答道。“请问，您这是打哪儿来，有什么军务？”

军官冷笑一声。

“我们嘛，”他慢吞吞地回答说。“正是从彼得堡来，到瑞典去。我们的军务也很简单，老兄，那就是逃脱沙皇的绞索。明白吗？”

“是，大人，明白啦！”

“你想怎么办呢？”

吉洪诺夫默然无语。他用那湿漉漉的大衣袖擦了擦鼻子，久久地眨着他那双被寒风吹得通红的眼睛。

“嗯？”军官问。

“大人，”吉洪诺夫恳求说，“人人皆知，的确，这儿所有的岛屿都布满了岗哨。你们反正是过不去的。”

“你们知道了些什么呢？”

“关于叛乱的事。别斯图热夫准尉都给我们讲了。”

吉洪诺夫沉默了片刻，犹豫了一会儿，问道：

“大人，请问，莫斯科禁卫军团是否也参加了这次事件？”

“参加了。他们站在造反者一边。是用霰弹向他们扫射的。”

吉洪诺夫在火炉旁蹲下，沉思起来。

“唉，真糟糕，糟透啦！”他转动着炉中的劈柴，说道。“我的弟弟就在这个团服役。难道被他们打死了？”

“谁说，”水兵答道。“他们那些莫斯科人有很多被淹死在河里，数都数不清！”

“当兵的，你听我说……”军官说。

吉洪诺夫还一动不动地坐着，凝视着炉火。

“我们为正义的事业起来斗争，为人民的自由，为士兵的幸福。沙皇尼古拉是一个暴君。他让俄罗斯血泪流成河，他要把全俄罗斯置于死地。我们的事业虽遭失败，但播下的种子必将发芽生长。虽然你不能够，但你的孙子们定会过上欢乐幸福的生活，他们会为此感谢我们的。懂吗？”

“懂啦，大人，”吉洪诺夫音哑地答道。“不论怎样，真理不是用镣铐锁得住的。”

军官站起身来，裹紧身上的斗篷，戴上他那顶普通农民们的皮帽。岗棚里虽然很热，可军官的脸上毫无血色。他用颤抖的左手使劲扶住桌子，对水兵说：

“那么，巴霍维奇，我们走吧。夜还很长，到天亮我们能从岛上走出五箭之地。这个地方很危险。”

“您该吃点东西才是，尼古拉·依万诺维奇，”水兵说。“您的脸色很不好。”

军官挥了挥手，踉跄地向门口走去。水兵跟在他的身后。

吉洪诺夫一跃而起。

“大人，站住！”吉洪诺夫用一种无所畏惧的声音叫了起来，向军官奔去。

那人迅速地转过身来。

水兵抓住吉洪诺夫的两手。

“放开！”吉洪诺夫叫了一声，挣脱开来；几行热泪顺着他那张被风吹得很粗糙的、惘然若失的脸孔扑簌簌地滚落下来。

吉洪诺夫用颤抖的手解开自己的军挎包，扯断皮系带，掏出一大块黑面包和一块用干净布包着的腌猪油。

“拿着吧，大人。”他气喘吁吁地说，把面包和猪油塞给军

官。“拿去吧，这是当兵的一片心意。别见怪。”

吉洪诺夫跪倒在地，拜伏在军官脚下。

“你这是干吗？瞧你！”军官惶惑地说着，便去搀扶吉洪诺夫。“怎么能这样呢？快起来。”

吉洪诺夫沉重地站起来。军官将他拉到自己跟前，他俩互相亲吻了。水兵拍了拍吉洪诺夫的肩头：

“好吧，再见啦！你有军务在身！……记住！”

他们走了出去。吉洪诺夫站在门边。他身上的枪掉在火炉旁的砖地上。瑞典老人痉挛地用手揉搓着他那满是胡须的脸。

吉洪诺夫转身对着他，将粗糙的手指压在嘴唇上，又用他那大拳头向他威胁了一下。瑞典老人高兴地点着头——显然，他明白了。

黑暗中突然响起枪声，声音很大，也很近。紧接着又是第二声、第三声，一个嘶哑的声音就在附近叫了起来：

“哨兵！”

吉洪诺夫听出了团长的声音。基谢廖夫每周查夜岗一次。吉洪诺夫没动地方，只是迅速地整了整军大衣。

屋门打开了。基谢廖夫低着头跨过了高高的门坎。梅尔克紧跟在他身后。两个士兵抓住那个头戴农夫皮帽的军官和水兵的手臂，站在过道里。

“把他们带进来！”基谢廖夫向士兵喊道。

士兵们笨拙地将被捕者押了进来。

“您是什么人？”基谢廖夫问军官。

那军官沉默不语。

基谢廖夫扒开他的斗篷。军官勃然大怒，他挺直身躯，用左手将基谢廖夫推开。他的右手打着绷带，绷带上满是污黑的斑斑血渍。

“您是什么人？”基谢廖夫又问了一遍。

“我是我的不幸祖国的儿子，”军官说。“请不要再问我什么了。”

“您是个叛乱分子，先生，”梅尔克温和地说。“您破坏了誓言，并且还敢于动手谋害神圣的君主。”

“就算是这样吧，”军官冷笑一声，答道。

于是，基谢廖夫缓步走向吉洪诺夫，虎视眈眈地望着他的眼睛。

“畜牲！”他说，一拳打在士兵湿漉漉的脸上。

吉洪诺夫眨巴着两眼。

“你的眼睛可眨巴得够啦，笨蛋！你放过了国家的罪犯。打三百笞杖，要把你象狗一样抽死！”

当他们将两个囚犯和吉洪诺夫带走之后，瑞典老汉吹灭了蜡烛，走出岗棚，他做了一条大套索，小心翼翼地踏着冰面动身到马里耶加姆去，一路上他都哼哼着，咒骂着。

别斯图热夫在夏天就被提升为准尉了。他立即递交了一份退役报告。一开始，他还焦急难耐地等待着来自彼得堡有关批准他退役的命令，可后来，当他一想到这道命令就感到心惊胆战，有些害怕了。他已经习惯了马里耶加姆，习惯了这荒僻的岛屿和这儿明朗的天空中那久久燃烧着的晚霞，习惯了这些忧郁而善良的人民，习惯了他的书籍和这间洁净的房子，房里还铺着用海草编成的长条粗地毯，也习惯了房东老太太和腼腆、苗条的安娜。现在，每当他想到要返回俄罗斯，他就愈加频繁地默念着那首萦绕于脑际的诗歌：

我将怀着神秘的激情，



思念那荒漠的国家，  
在与宁静幸福的抗争中，  
在那里度过了我的青春年华。

安娜经常滑雪到邻近的岛屿去找女友。别斯图热夫清晨醒来时，常常听见在结着冰花的小窗下那雪橇滑过积雪的沙沙声和安娜向母亲告别时那亲切甜美的话语。

别斯图热夫起床拉开窗帘，他看见一幅熟悉而迷人的画面：房檐上、云杉树枝上铺着一层松软的皑皑白雪，整个房间被阳光和熊熊燃烧的炉火照得通亮，一片金黄，安娜全身盖满了从树枝上飞落下来的雪花，她足蹬滑雪板，越过田野，向松树林飞驰而去。

一次，别斯图热夫向安娜表示要和她一同滑雪到邻岛上去。安娜笑了起来，同意了。

他俩清晨出发。树林里一片幽暗。针似的干松叶缓缓地飘落在他们脚下。在松林深处安娜将滑雪棍向雪地一撑，站住了。

“您瞧，”安娜说，“也许，在您的祖国从不会看到这番景象吧！”

一幅绝妙的景色展现在他们眼前。丛林中笼罩着一片寂静，没有一丝儿风。而在那树梢高处却刮着阵阵微风，风儿将树枝上的积雪吹落下来。片片雪花从上面飞舞而下，在晨曦的斜光中闪着银光，为这冬晨的密林染上一层神奇的光彩。大片积雪掉下来，碰着树枝，散落成一条条长长的银色粉柱，缓缓降落地面，周围发出一片沙沙声，恰似下千雨一般。

别斯图热夫向安娜望了一眼。只见她全身盖满了雪花。透过雪粉她的红唇在发亮，她那湿湿的睫毛和不再嬉笑的淡绿色